



書頭

莊子

六

□ 13
2583
6



仁18
2583
10-6



文凱法自調之

鴻書三十八 貞宗真近臣 詔
及莊子忽命呼秋水毛則綠
水羣鬣小亦童也誦秋水篇
聞者駭異 雜志

疏云水生於春而旺於秋春
秋氣益盛多致霖雨故秋時
而水至
河伯音義姓焉角夷一名水
夷太宗為遲師篇姓品在公子
焉夷是公子之妻

莊子肅齋口義卷之六



外篇秋水第十七

肅齋林希逸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
之間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
天下之美為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
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
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

大正九年三月三日
磯貝町升氏贈

華嚴經應身佛諸度沃焦佛
或曰碧海之東有沃焦石無
間獄之蓋也應身佛能度地
獄中之人故曰度沃焦佛
疏曰尾間者泄海水之所也
在碧海之東其處有石闕四
萬里厚四萬里冠百川之下
尾而為閘故曰尾間海水
沃着即焦亦名沃焦也
稻米疏曰草似釋而尖甚細
也

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
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必又奚以
自多拘於虛者言局於其所居也於時
類知介醜者言知自愧也尾間沃焦也出
山海經言海水至此隨沃隨乾以海比之
天地但見其小豈知其大禪家所謂任大
也須從地起更高猶自有天來便是此意
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罍空之在
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
太倉乎瓠物之數為之萬人處一焉人卒

又經云以揖遜相連續
也

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入處一焉
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
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義為是非任
上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
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余向之自多
於水乎罍空小穴也蜂窠之類人卒人衆
此合太虛之間凡有者可名者論之也其
在九州之內又只是一件此合草木鳥獸
論之也此兩句發得極妙樂軒云乾坤雖
大象小空中作勝遊便是此意世界

之小如此五帝三王萬聖千賢所知所能
 不出其內如此說諸固是曠遠發得亦自
 有理伯夷辭之以為名夫子語之以為博
 此語從前誰道得任士任事之人言治世
 也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
 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
 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
 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歸今故故通
 而不悶接而不歧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
 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

一物之不足

死而不說四字誤也善不思

坦墜故生而不說死而不說死而不禍知
 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
 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
 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
 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
 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
 域這一轉語又好前言其大於此又言無
 而太心為小也物量無窮言物不可得而
 量度也時無止言寒暑晝夜相尋無止也

死生聽之故俟天命

也乘間也

易扁海許兩反音向又音賞
明也
異本作證考也扁就也就今
五而考證之以下接今故今
古也

易換卦爻曰損益而虛與
時偕行

孟子

正宗讚未祖曰不思善不思
惡正慈麼時如何是明上座父母未生以前本來自明大悟

分無常言有無得失人之分割或後或先
初無定也終始無故言無終無始無新無
故也是故大知者謂有大智之人而後有
下面四知也觀遠猶近故不以大小為多
寡而後知量無窮也證顯考明也今故今
古也明於今古之為一故迎而未至者雖
遠而不憂撥而可取者雖易而不踐待之
而後知時之無定止也盈得也虛失也盈
虛消長與時偕行不以此為喜愠而後知
分劑之無常也明乎坦墜者猶曰識乎止
道也由乎止道而生死聽之即壽夭不貳
脩身以俟之意明乎此則知終亦猶始不
可以終為故也此便是原始要終之說人
之所知者人也其所不知者天也且如既
生之後我則知之未生之前我何由知之
即禪家所謂父母未生以前道一句至

易下終始四書為

中庸
君子讓天下莫能敵焉語

中庸
天下莫能敵焉語

澤與郭同芳無切韻會厚
自郭字註城外太厚也集身家作
坤坤

小我也至大天也以我至小欲窮至大之
天宜乎迷亂而不察此數語若在禪家便
是一大公案也非千即等閑說自是故
大知而下是解上面數句其辭伸縮長短
齊而不齊此文法也倪端也域方所也語
其少而無端窮其大而無所故曰何以
至細之倪何以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
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
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
精小之微也埤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
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

○三祖信心銘云極大原不見邊表極小同
大志絕境界

前漢書東方朔傳以管窺天
以蠡測海

○韻會毛草也又虞韻蒙昧切無也
劫與忽同一蚕為一忽十忽為一絲

忽忽通十忽為系
夙俗通曰千生萬生億億
生兆兆生京京生利利生孩孩生壤壤生淵淵生正正生載載地不能載矣

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
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
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
者不期精粗焉此一轉又好至精者無形
精皆自是文之活處信情者謂信乎此語之
實耶自細視大者不盡管中窺天之類也
自大視細者不能明鵬鳥下視野馬塵埃
之類也小之微者且精言小而又小者也
大之盛者曰垤曰高曰大而又大者曰戩戩也
異便異宜也就小大上又生出此兩句也
是精絕無形之小不可以數分曰毛曰忽
小不可也不可圍之大不可以數盡曰積

且兆亦不可也物無精粗皆礙於形故可
以言論可以意推若小者大者皆無形則
豈不可論意不可極既曰無形則不可以
精粗言矣故曰不期精粗焉察致者察其
極至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
恩動不為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
讓事焉不借入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行
殊乎俗不多碑異為在從眾不賤佞諂世
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耻不足以為辱知
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聞曰

○倪宜制切音詰與坭城去聲

聞我

論語述而篇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食者文雅云用力以自養

孟子萬章下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

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約分之至

也雖不害物而亦不以愛物為能故曰不也即乎害人不多仁恩門隸賤役而求利者如曰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我雖不亦利而亦不以賤役而求利者為非故曰動不為利不賤門隸終有賤役貴已之念則有迹矣我不爭貨財而亦不以辭讓為能故曰貨財不爭不多辭讓以辭讓自多則近名矣事事皆自為之而無所資於人然亦不盡用其力以自食故曰事焉不備入不多食乎九言有餘不敢盡也貪污之人亦不鄙賤之爾爾我為我也故曰不賤貪污其行實異乎人而不自為崖異故行殊乎俗不多辭讓也碑僻也碑異崖異也為在從眾和光同塵也不賤佞諂由由

閱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示為不我為我雖祖湯稷程於我則不為免我哉

然與處焉能免我之意也不賤不鄙惡之也若此等人無分是非混同細大此則道人也至德也大人也不聞無名也不得無得無喪也約分者言會至理於全約而盡已分之事也聞曰我聞於古有此語也約分即盡已也但如此換字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

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

小知天地之為糝米也知毫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觀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及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前言不賤門隸不賤貧污所以換此轉又添箇貴賤與細大同說若物之外

是因非是則不善人善人改其也非因是而非則固不相疾何有在回

徐無鬼篇樂也其實望也枯梗也雖須也亦零也是時焉帝者也
差類現然在斯中不足勝而
言之
死里克為變賜里克死謂
曰微里子寡人不得立雖然
子亦殺二君一太夫孫齊也
也為子君者不亦難乎里克
對曰不存所廢君何以與欲
誅之其無辭乎乃言為此臣
聞命矣遂伏劍而死

內者合物之內外而論之也至極也應至何者為極也貴賤小大求其端倪然何而極盡其理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雖壅稀芟時乎為帝也在我則不見在彼則知之百骸九竅駘而存焉其處相為君臣賢亦此意也此一不句不得最好貴賤不在已即軒冕儻來寄之意也差等差也於地不如此稀米毫末可敵泰山則其等差之數不足言蓋可見矣功分勞分限也各任一職以為功故曰功分農商工費隨分以致其九而世間少一不件不得亦猶東西南北雖相反而不可以相無也趣操者趨向志操也以堯為是以桀為非固趣操之當然然可以定可見矣因其大小因其有無因其然非即齊物因是之意昔者堯舜

陳云子之燕相也噲燕王名也子之與燕秦之女婚也秦弟燕代從齊使燕以燕讓許也故事說燕王噲令讓位與子之遂受國人恨其受讓皆不服子之三年國亂齊宣王用蘇代說伐燕於是殺燕王噲於郊斷子之於朝以絕燕國豈非效齊舜之陳迹而禍至此乎白公名勝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也平王用費無忌之事納秦女而疏太子太子奔鄭娶鄭女而生勝太傅伍大者被殺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子胥奔吳勝從奔吳與胥耕於野楚令尹子西迎勝飯國封於白邑僭號稱公勝以鄭人殺公請五車擊鄭鄭不免遂起兵反楚遺使公孫也而滅之故曰自公爭而滅也

讓而帝之會讓而絕湯武爭而王自公爭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把堯舜與湯武與時之激論中間多有此類但觀其文勢可也自公相形而言此皆憤不可以窺穴言殊器也騏驥驂騑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狔言殊技也鸚鵡夜操登察毫末晝出曠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非師治而無亂乎

子西迎勝飯國封於白邑僭號稱公勝以鄭人殺公請五車擊鄭鄭不免遂起兵反楚遺使公孫也而滅之故曰自公爭而滅也

齊魯燕趙大異禮之節

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二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汝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棟也大小各有所用故曰殊器騏驥狸狔各有所能故曰殊性不同也是非治亂不能相無亦人世之所必有者故以殊器殊技殊性者而喻之

棟也大小各有所用故曰殊器騏驥狸狔各有所能故曰殊性不同也是非治亂不能相無亦人世之所必有者故以殊器殊技殊性者而喻之

漢章句傳犬馬繇々讀作悠文
粹繇繇由同

天地陰陽亦喻其不可相無也。算夫義徒，即是堯桀之論。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柰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

口不悖 老子天下皆知者
第三章曰：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小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是是非非，則我之辭受，取舍將何所從？衍寬裕也。反反而未求之也。以道觀之，而無貴賤，則反求於吾身。自綽綽然寬裕，故曰反衍。若以貴賤是非，自為拘束，則與道相違矣。故曰無拘，其志與道大蹇。蹇，違礙。

在子卷六

詩燕之歸燕之去飛差池其

也施則有多有少謝去其施則無多無少
故曰謝施若執一而行拘於多少之施則
與道差池矣故曰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國
之有君祭之有社皆論此心以道為主也
而無所用其私故曰無私德無私福此心
廣大如四方之外無所極窮則無私畦町
矣故曰無所形域三句三箇其字下得自
別萬物皆備於我是兼懷也而無所私愛
故曰其孰兼翼兼翼拱扶之也此二字形
容私愛之意無方即無心也我既無心則
物無短長亦無生死不待其成即前所謂
不雄成也盈虛隨時不可一定故曰一虛
一滿不位乎其形不位不定也無古今則
年不可舉無去無來則時不可出矣大義
即大道也物之卷若驟若馳即所謂逝者
如斯乎變動轉移無時不然何者為為何

論語子罕之篇

者為不為是皆聽造化自
然而已故曰夫固將自化
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
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
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
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
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
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
天位乎得躡躡而屈伸反要而語極
問又

既聽自然造化

學道

橫

宋史康德明字子梅南劍人
受業於朱龜

好言既聽造化之所為則人亦不必學道
矣朱文公問答書中康德明亦曾有此問
文公皆不曾答想難言也莊子到這裏說
箇權字自是作家又有不以物害已下句
愈自分曉看來莊子見道自是親切極
其書者看它不破道終言也理事物各存
之理也權用之在我者有道之全體而後
有此大用也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知輕
重也水火寒暑禽獸四句著四弗能字却
以非謂一句結之看它語極極是下得有
力薄迫迫之也至德之人固知事事有數
豈物所能害然亦不謂恃此可以薄之而
不能也譬如死之於水火固曰有命而自
投於水火可乎下云謹於去就其意愈明
亦猶孟子曰知命者不立巖墻之下也家
安危定禍福謹去就便是道心中有人心

楊子鶻今突今君是二サ五
則頌之著語鶻今突今下二
抄云渾濁也或云無分曉也
鶻與指同音胡骨切指前
力自突爭也

孟子離婁上博學而詳說之
將以又說約註自反而說即
全約之地耳

萬事

前若

何嘗皆說聽之自然莊子到此處何嘗鶻
突寧定也天在內人在外即前篇所謂立
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德在平天此言自然
之德也而必曰知天人之行這箇知字便
從人心上起來本乎自然而安於其所得
故曰本乎天位乎中得此句又屬道心也居
之安之也踟躕進退也屈伸進退各循其
理此句又屬人心發明至此道之至要也
極極子思子曰將以反說約也曰何謂天何
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
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入滅天無以故
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

暗昧不付
自也

非是相就

和天此

本則天

理全

用

文粹云目形綴於此明綴於彼心則質肉為神遊於

真這數句發得人心道心愈分曉牛馬四足得於天自然都不絡不穿將無所用此便足人心一段事以人滅天以故滅命貪得而殉名則人心到此流於危矣三言無以乃禁止之辭猶四勿也既知天又知人於此謹守而勿失則天理全矣故曰是謂及其真命天理也故變憐蛇蛇憐蛇人專也得得失之得也憐風風憐目目憐心變謂蛇曰吾以一足跨踣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蛇曰不然予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考不可勝數也今

音義曰天末當有漸到漸出也商人謂國下天以高制氣其宜暴發商人入之

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蛇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子動吾脊脇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躡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

音義曰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躡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

山海經云東海有流波之山其山有獸狀如牛蒼色無角一足而行聲音如雷者名曰夔黃帝代蚩尤以夔皮貫鼓聲聞五百里此由及音秋凌竹藉也又與躡同躡也此由及音○躡與躡同且躡切躡天約切躡躡不常自又竹切與卓同史記伍子胥傳申包足且曰是○躡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

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音聖無音夔無角一足而行見山海經蛇百足皆言天機自然之動可謂世間至奇之矣中間又以人之喻喻蛇之足此處又妙其未却歸在風上而且與心兩項却不說此皆文字變換奇而又奇者也躡躡一足行之貌也無如矣無似我者也何可易飛不

可變易也有似有可見之像也蓬蓬然風聲也指我以手指風也躡我以足踐風也就風之中又添說个小小不勝大勝愈見奇特即人衆勝天天定勝人之意小雖不勝而大勝則萬物孰能出於造化之外哉自然然而然者物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

陳景元曰孔子遊匡宋人圍之所謂指踏皆勝我也及其非請薛而退所謂大勝也音義司馬云宋當作衛匡衛邑也衛人誤圍孔子以爲陽虎虎嘗暴於匡人又孔子弟子顏冠時與虎俱後射爲孔子御至匡匡人共讞射又孔子容貌與虎相似故風之

而絃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講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

文粹注與左同

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
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
今非也請辭而退此段只言時命自然非
人力所預知道者又何
懼焉中間以漁父獵夫烈士比聖人亦
自有理由處矣令其止息不必言之意公
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
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自然不然可不
可困百家之知窺眾口之辯吾自以為至
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茫焉異之不知論

大齊賦賦曰大維

培井壞井也井幹井欄也次
穠發鼠而成程者接腸以兩
膝拍水如接物持願緊閉其
口也

遠田視也時不前也止也繫
也也透巡小不能容却也
退出也

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
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枕木息仰天而笑曰
子獨不聞夫培井之蛙乎謂東海之鼈曰
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
之崖赴水則接腋捧頤蹶泥則沒足滅跗
還軒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
之水而跨時培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
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

出也

山也蓋遊小不測者味

頃久早晚也

文粹規規自失貌

滕已繫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埴井之蛙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境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蚤負山商炬馳

一時之利利口也

疏邯鄲趙之郡弱處未壯謂之餘于趙都之地其俗能行

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埴井之蛙與且彼方趾黃泉而登太皇無南無北夷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辨是直用管闢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文失其故行矣直匍匐

故燕國少年遠來學步壽陵
燕邑名

易震卦震亨震來虩虩言
師義難心恐懼之貌
馬云商地燕謂之馬虩
李注蝦

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
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
走公孫龍當時之辯者也指其名而言之
所以闢之也井蛙海鼈之喻都是撰出
不知這老子胸中如何有許多劣相
中赤蟲也蟹螯蟹也坎井之地
皆周旋其中故曰還蚶蟹與科斗九年之
水七季之旱人人如此說安得永旱如此
之久信然人類盡矣
八年七旱字便自別了這般等閑處亦看
得筆力適適猶籛籛也商蚶小蟲也
也人皇天也下踏黃泉上登干天言其見
趣之高遠也夷然即釋然也四解四達也
淪於不測所入者深也始於玄冥言在於

口老子三十三章曰俗人昭昭我獨若
昏昏人察我獨悶

莊子上仰尼籍

無極之先也反於大通歸於至道也以察
祭之小明而欲窮索之以言辨亦小乎
耶戰失行之喻心佳國能耶戰國中所能
之長也學未成而故步又失所以輔龜歸
也列子所言舉年公孫龍與此全異
太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
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
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
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
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

濠是水名在淮南鐘離郡
見有莊子墓亦莊惠遊之所
石以絕水為梁亦言是濠水
之橋梁莊惠情歡在其上也

五燈會元卷之二南陽惠忠
國師傳歷谷到參禪禪狀三
運振錫而立師曰汝既知此
吾亦如是谷又振錫師叱曰
這野狐精出去上堂云此
以下有無情說法之問答

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

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這一般說

其本者請反其初也言汝當初問我非魚
安知魚之樂是汝知我之意方有此問汝
既如此知我則我於濠上亦如此知魚也
二人最為相知想當時對話亦自可觀○
此篇河伯海若問答正好與傳燈錄忠國
師無情說法無心成佛問答同看大意云
這老子軟頑撞著這僧又軟頑粘住問
謂其家活太門戶太波瀾關命根斷這數
語莊子却當得大
惠語錄見普說中

外篇至樂第十八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

哉今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

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

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

賤天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

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

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

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

為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
 否其為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
 壽者惜惜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為形也
 亦遠矣烈士為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
 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為善
 矣不足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
 忠諫不聽踵循無爭故夫子胥爭以死
 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

疏云賴也諫而太平此足以
 活人也為忠烈而被戮此不
 足以活身也

此篇又以前篇不為物害已一段推廣
 言之奚為奚據以下四句言若何而可也

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
 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群趨者諛
 諛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
 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
 為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
 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
 無為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為幾存

此篇又是以前篇不為物害已一段推廣
 言之奚為奚據以下四句言若何而可也

文選三十三有屈平一居一
首有精以忠窮無窮乎力耕
乎成者乎保身乎危身乎之
數句又有孰謂孰凶何去何
從之句

便與屈原卜居文勢一同富貴壽善四等
人也善者名譽也疾作勤而作之也思慮
善否為職事而思其憂也惜惜老而不聽
明也烈士為名譽者也四段本同意皆以
物害已者今既說富貴壽三段了却以烈
士一段如此發明變換語勢此文法也躡
循與逡巡同爭則殘其形不爭名不成此
兩句說破世故為名而至於殘其形不得
謂之善矣今俗之所為以下續前四段也
舉群趣者言舉世群然而趣之也評評然
必取之意可已而不已故曰知將不待已
吾未之樂未之不知樂者謂世俗所謂樂
樂我皆未之知如何也此深鄙之之意然我
以無為為樂而俗人反以為太苦也至樂
在於無樂至譽在於無譽而世俗之人孰
知無樂之樂無譽之譽乎然則天下是非

○芒呼光切音荒
○物與六物同惚呼音切音忽惚物
○恍惚也恍惚與惚同不分明也老子
恍惚兮惚兮

林云職各有所主也李云
發其類也引莊子
陸云芒混芒之義勿勿穆之
義

果未可定也雖然惟無為所以定是非如
此數句須識它文字抑揚起伏方見好處
幾有者言無為則
庶幾存其樂也 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
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
皆化芒乎芬乎而無從出乎芬乎芒乎而
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故曰天
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人也孰能得無為
哉 此數行乃是收結前語兩無為相合而
後能化生萬物便是無為無不為也無
從出者不見其所始也殖生也萬物皆
在自然中生故曰皆從無為殖此篇自天

支控驟然哀亂，貌陸西星云：無粟然言焉，能情不驟然與世人同哉。

下有至樂至無為哉，只是一步文字起伏抑揚最妙。玩味。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粟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枒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

偃然安息貌，巨室天地也。

噉噉可也。

圓管經：氣歸火動，氣歸風波羅提為耳見王，說偈曰：在胎為身，處世為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提，在足運奔，遍現俱說，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正聞得已，心即開悟，見佛燈。

善道
心惟微懼精惟一執

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噉噉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不道死

無物之境

形變而有生，言先有形而後有此，動轉者也。釋氏曰：動轉歸風，便是此。生字又用在眼，曰視，在手，執提，在足，運奔，便是此。生字，四時行者，有生必有死之喻也。此一段乃是發明死生一貫之理。鼓盆之說亦寓言耳，且如原壤之登木而歌，豈其親死之際全無人心乎？若全無人心，是豺狼也。夫子尚肯與之友乎？聖門學所以其盡孝慕者，豈不知生之理乎？原壤莊子之徒，欲指破人心之迷，故為此過當之舉，此便是道心惟微，不可以獨行於世，所以有執中之訓。莊列之徒，豈不知此

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
 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
 及此乎於是語卒援觸髅枕而卧夜半觸
 髅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
 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
 乎莊子曰然觸髅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
 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
 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

子曰大老且曰必也...
 則謂其謂善於地高氣...
 外大德之中...
 亦出符長委...
 原端文...
 亦東...
 則曰...
 則曰...

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又于父母妻
 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觸髅深噴蹙頰曰
 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
醜然空虛而堅固之貌從然從容自得之意諸子凡子所言也此段只說死生之理而誤出觸髅一段說也是奇特讀者當知其意莫把作實語看便錯也 顏淵
 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
 子敢問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
 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

○褚丑呂切音杜也。褚此字衣部。為正。○褚故呂切音杜。如糸世衣。日褚。又西復。棺之物。極且。引褚。草也。丹。故。及。指。也。

疏曰有海鳥名曰爰居形容極大頭高八尺避風雨至此魯東來實是凡鳥而妄以為瑞臧文仲祀之故有不智之名也於是奏韶樂設大牢迎於大廟之中觴賓之臧文仲

用焉非關魯侯飲鳥於魯廟云杜八哀詩爰居至魯門不識鐘鼓響牛曰太牢羊曰少牢牲備也○總肉盧演坊誌上聲曜也曰切肉塊

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及深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忠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未於已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脔不敢飲一杯三日

此由切音秋泥。曰十來。與。鱗。鱗。以。鱗。而。無。鱗。破。白。魚。委。實。舒。自。得。之。貌。鏡。爭。也。主。心。也。呼。也。

而死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鱸鰈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譏譏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

國語有語云海鳥曰友君止於魚
東門之外言誠文仲使國人察

論語衛靈公篇子曰可與言
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
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
亦不失言

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
條達而福持直截褚布袋也綆汲井之繩也
形得於天者各有其分不可損益以
古聖人之道而與齊侯言我又未能有以
感動而化之則將有罪我之意此借顏子
以譏當世遊說之士鳥之所食非人所食
以人之食而養鳥違其性矣此意只是不
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聖門只是一句它
却撰出許多煩澗說語御音迤迤而觴之
也觴飲也壇與澗同水中沙澗之地故曰
澗陸不其能者言人才各不同也不
其事者言人各事其說事也隨其實之所
有而得其名隨其意之所適而得其理故
曰名止於實義設於適蓋言人各隨其分

列子註云若果知人生之所
以自養者乎我果知死後寂
滅之樂者乎故指觸髅子乃
自謂也

也條達者直截不費力也福持者言福常
在也持保也非我所能而不為過亦之事
則不費力而常保其生無所患害其意如此
列子行食於道從
見百歲癯體攬蓬而指之曰唯予與女知
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乎果歡乎
種有幾得水則為籩得水土之際則為蠶
蟻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鳥陵鳥得爵棲
則為鳥足鳥足之根為蟻蟻其葉為胡蝶
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

○羊奚羊蹄菜陳景元曰羊奚與不翁之老竹比合而無情相交而生青寧形少刺蝟俗云致竹園多刺蝟是也

○獲同寒苦取音玄字拔取也

○涅槃經諸行無常法是在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

其名為鷓鴣千日為鳥其名為乾餘骨
 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醯頤輅生
 乎食醯黃軹生乎九猷齋肉生乎腐蠶羊
 奚比乎不斲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
 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
 皆入於機從見者因而是也機蓬者彼在
 飲食日養死而寂滅者曰觀却如此倒說
 此皆是筆頭弄弄處處與若指觸體也這
 歡字便是寂滅為樂也種有幾者言大地
 之間物之生者種各不同下面把箇至

○鷓鴣音昌桑虫一日鷓鴣音歇美我同

○鷓鴣音昌桑虫一日鷓鴣音歇美我同

○鷓鴣音昌桑虫一日鷓鴣音歇美我同

徹底說不是以少喻大蓋言雖大無異於
 小也便是無細無大無貴無賤之意其意
 固如此而文字之妙絕出千古整齊中
 不整齊不整齊中整齊如看飛雲斷鴈如
 看孤峰斷坂愈讀愈好列子於中又添兩
 句使不如它省了兩句斷者水上塵垢初
 生苦而未成亦有絲縷相縈之意但其縷
 物微耳聳蟻之衣即青苔也水土之際水
 中附岸處也附岸處則多而厚故曰衣此
 兩句說了个青苔却入就陵屯上說來陵
 屯即田野中高處也陵鳥車錢草也爵樓
 糞壤也車錢草生糞壤之中則變而為鳥
 足草鳥足之根又化而為蟻蟻鳥足之葉
 又化為胡蝶下添此一句尤奇此下又說化
 也就胡蝶下添此一句尤奇此下又說化
 生為蠶下之蟲有化生者名為鷓鴣軟而

韓文

篇瑞

馬齒菜又粹云馬齒草也按後名云牟未比田又須邊利此由誤謹按云人參也之也字恐誤乎以上馬齒馬欄之格例知也

無皮無殼故曰若脫如今蜂虫然鳩摺又能化而為鳥乾餘骨鳥名也斯彌蟲也口之流沫又化為蟲食醢蠖蒙也蠖蒙化而為願輒願輒化而為九醜九醜化而為黃輒黃輒化則為腐蠅腐蠅化則為齋芮此處以生乎字省一兩句文法也黃輒九醜腐蠅齋芮皆蟲名也此意蓋言萬物變化生生不窮無有盡時也上面一截說生欲把箇至怪底結殺此是其驚駭世俗處莫把作實話看羊奚草名也草之似竹而不可食者曰不筍久竹筍則可食此不可食也青寧蟲也程亦蟲也馬亦草名也如今所謂馬齒菜馬欄草人亦草名也如今所謂人參也人面子也分明是馬許多草名却把馬與人字說故意為詭怪名字前後解者皆以為未詳是千萬世之人為莊子

愚斥者不破也萬物之變如雀化為蛤鷹化為鳩腐草化為螢鼠化為蝙蝠何處不有人於機者言歸於盡也出機入機即是出入死生也便是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外篇達生第十九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欲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

物集

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哉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

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

音書既平性既展或有謂正見自曉然因嘆曰未知人

天生之所無以爲者言身外之物也如人生幾兩展一口幾張是也知之所無奈何者言人力所不及也養形必以物有生必全其形此世人之見也然物常有餘而形豈長在形雖能全而生者有盡故曰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即前所謂物莫足為而不可以不為是也其

不謂免於言為與不為之中皆不免於自累欲免於自累非棄世不可也棄世者非避世也處世以無心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則我自我而世自世矣正平者心無高下來擇也猶佛氏曰是法平等也更生者與之為無窮也彼者造物也與造物俱化日新又新故曰與彼更生至於此則盡矣幾盡也能知此意則身外之

金剛經云須菩提是法平等無有真諦

○前漢書五行志董仲舒以為晉厲
公誅大夫矣眾心以弒死後莫敢
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
君四遠事之

事與其生者不得遺棄而自遺棄矣精復
者精神不散於外也合則成體言四大假
命而後成身散則復其初也初者無物之
始也形精即形神也形神不虧則能變化
故曰能移後即變化也體道至此精而又
精則可以贊造化矣相元贊天也此兩精
字與形精字不同反于列子問關尹曰至
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
不標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
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子語汝凡有貌
像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夫奚

造物之初也

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
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
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濇之度而藏乎無端
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
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
守全其神無卻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
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
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

選五故切過也逆也心不欲見
而見曰逆亦書曰作逆引莊
子亦作逆

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遺物而不惜彼
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况得全於天乎聖
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讎者不折鏃
于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
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
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
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怨於人民幾乎以
其真潛行不窒嘿遠而無所障礙也

明人道之心偏未也六根
近於

善哉

細氣之守守元氣而純一不雜也知以容
心也果敢容力也言此事非容心容力所
可為也此語似為迂闊而實有此理看今
伏氣道人便可見貌象色聲謂有形迹也
萬物之物皆拘於形我若有迹則與物同
取則何以至乎未有物之先人之騁於一
身而不能見乎萬物之始者皆是以迹自
累故曰是色而已色即迹也貌象聲色上
面本有四字到此則舉其一又法也造物
者無形故曰物之造乎不形無終無始一
而不二故曰止乎無所造化易也言其無
所變易也得是而窮之者造化之理也言
得此造化之理而窮盡其妙則去乎有物
之物遠矣故曰物焉得而止焉濇亂也不
定也不濇之度一定之法度也無端之紀
無物之初也紀即理也萬物之所終始造

口
五故切遇也

化也壹其性純一不雜也合其德渾全不
離也與造物為一故曰通乎物之所造曰
天且神即此理之在我者也無卻無闕也
在內者既全而無闕則外物奚自入焉選
物而不愜言雖為物所選觸而其神不動
故不懼也醉者墜車之喻極為精密藏於
天故莫之能傷即前篇不以物害已一段
所謂無為是也鑠于傷人飄瓦中人而人
不怒之者以其物之無心也此二句即是
無心之喻其言極有理天下平均者言行
於天下無好惡也爭則有攻戰殺戮之事
我無心矣無所爭矣又安有此事哉人之
天猶有心也人之天無心也開明之德生
者自然之德也開人之天心猶未化心未
化則六根皆為六賊况外物乎不願其天
言不棄其天理也不忽於人者言人事之

秋水

備海八兩為錙十黍重曰銖
二十四銖為兩
音天六銖也又八兩
曰銖

有為者未嘗忽之而不為但為之而無
吝心嗟如此則近於真實之理幾近也仲
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僂者羨蝸猶撥之
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
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
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擲之也
吾處身也若檟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
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蝸翼之知
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蝸之翼何為而

莊子卷六

三十一

事註累一九而不墜足用筆
之停審也累五而不墜停審
之至

二十四

操舟文粹云刺舟也

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痴僕丈人之謂乎

音類五六月

者也累九於竿首

自二至五而不墜則其凝定入神矣郭象

下兩字停審字亦自好

楸也楸楸也株木之名也拘定也

有此三字不反不側止是凝定也當兼蠲

之時其身如木板而不動其臂如槁木然

其心一主於蠲而不知有他物純一之至

也用志不分其志不貳也凝於神凝定而

神妙也此雖借喻以論純氣之守而世間

實有此事今世亦有之但以爲槩

而不知知道實饒焉痴僕背曲者也

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

期則舟之易操也

丁君非之者五也

其所不也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没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暉以黃金注者殫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

燕扁海音因淨行水上本
作淨列子翼於水而勇於涸

李壽
僑扁海音門音音免於也
網鑑大全五十一宋真宗待
寇準甚厚王欽若嫉之一日
會朝準先退帝目送之欽若
因進曰陛下敬準為有社稷
刃事而日然欽若曰城下之
盟春秋社之澶淵之舉是也
以萬乘之貴而為城下之盟
其何恥如之帝愀然不悅欽若
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乎注
出錢賭博曰注錢盡則采所有
出焉注以與人角勝曰孤注
勝則得之敗則失之
文粹天學在學養生之道

其水篇曰貪財非謂其
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

外也凡外重者內拙也善沒之人視水如平地則不學而能操

也善沒之人視水如平地則不學而能操
凡矣覆劫萬端而不動其心故曰不入其
舍心者神明之舍也注射也射而無物曰
注王欽若曰以陛下為孤注即此注字以
危為注則全無利害輕重之心以鉤帶為
注則已有顧惜之意矣以黃金為注則愛
心愈重而易殫矣矜恰惜之意也射者之
巧其心本一而有所顧惜則所重在內而
內惑矣惑則雖巧有時而拙矣既益其間
又以此喻結之不特二喻皆極天下之至
理看他文勢起田開之兄周威公威公曰
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

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筆以佳門庭亦何聞
於夫子威公曰甲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
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
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
魯有單豹者窟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
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
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
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

音義云縣音玄薄竹廉也走
至也言無不至明奉實富也
明朱東光曰呂氏春秋張毅好鼓
是也

內而虎食其外殺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
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按尊掃帚也按
猶根按之技操
投擊以備用庭供弟子洒掃之職也牧羊
本聽其自然若行者，在後而不逐其群，則
鞭之，此意便謂循天理而行，亦必盡人
也，單豹隱者，而見殺於虎，張毅往來富貴
家，雖無虎傷之患，而胸中狂燥，以內熱而
自殞，皆在人，有未盡者，不可委之天，此畏
於學道者，已分上最為親切，推此，則知葉
子前後說，天道人道之意，先設喻後以二
事實之文，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
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勢亦奇
如稽木卓立
無入而藏
不事於上

設講按畏塗者畏道路之險
難賊殺等之事也，陷死險難
之中，係死于賊手之鋒者，非
常之事也，猶且畏之平生，備
死潛設下在席飲食之間者，
不知畏之可悲哉。
文選二十四枚乘七發，能南
職，眉命曰代性之茶，禹曰：日
氏春秋曰：靡曼皓齒，鬱衛之
音，益以自樂，命曰代性之茶。
陰符經曰：淫聲表色，破骨之
各益也。
坡詩曰：髮雪未易掃，眉骨親

靜也，無出而陽，不於動也，柴立無心，而
立之貌，其形如槁木，是也，動靜無常，不倚
一偏，故曰：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
此三句，則可名，為至人矣，故曰：三者若得
其名必極。
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
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
乎人之所取畏者，惟席之上，飲食之間，而
不知為之戒者，過也。以畏塗喻神虛即職
肩伐性之茶之意，此
亦必為之，首肯此亦異端之學乎。
祝宗
人玄端以臨，牢筴說，疑曰：汝奚惡死，吾將

自伐

設案祝宗人祭祀之官大祝小祝太宗伯小宗伯之名兼合言之乎

策首策疏云牢策彘也李哀云不悔也

禮下漢諸侯玄端以祭

李哀云玄端禮服也

三註服作冠設謹案云玄衣也端冠也然則服也三註冠也之註非也李哀一註禮服也此註是也

左傳宣公二年晉靈公不君厚飲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孰殺之

實諸盂使婦人載以過朝註命以首索為之皆屬正義曰令人備有此器形制似簪故為首屬過朝以少人令豫懼也

三月蒙汝十日戒三日齋籍白茅加汝肩

尻乎彫俎之上則汝為之乎為彘謀曰不

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策之中自為謀則

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豚捕之上聚篋

之中則為之為彘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

之所異彘若何也玄端服也彘綴養之也

樵札也札之有文苞曰豚捕儂曲也曲而可以聚物者希篋之屬也前篇編薄曰編

曲則知此亦竹器也左宣公二年宰夫胹熊蹯不孰殺之實諸盂使婦人載以過朝註命以首索為之皆屬正義曰令人備有此器形制似簪故為首屬

跌扁海脚跌扁足坐也躓路也與躓同

見之貴或以刑戮而死置其身於跌躓之上每薄之中亦甘心焉申表之所謂處汚穢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是也為彘謀知彼而自為謀乃如此此語可謂善喻也

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談詒為

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滄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

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

此語其切音希

此語其切音希

此語其切音希

此語其切音希

此語其切音希

焉見鬼盈車吁可怪也先張
之孤將攻言也後說之孤詭
怪通也疏云物極則反駁極
則通故後說之孤不復攻匪
寇婚媾者四則其應故謂四
為寇駭志既通匪能為寇
虛僑文粹云昂頭傲視之狀
見而欲聞也

不同然聖人既以此語入之又辭
則是世間必有此事亦不足怪也紀渚子
為王養閻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
虛僑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響景
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
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
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聞響而應見影而動則是此心猶為外物
所動也疾視而盛氣言其神氣已耗疾視
而不動初言虛僑而恃氣則其氣猶在外
此言疾視而盛氣則氣在內矣疾字有怒

五子梁惠王篇王請無刃小勇夫按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
張湛云曰梁在今彭城郡亦
雅石絕水曰梁
司馬云河水有石絕處或云
蒲州二百里有龍門河水所
經瀑布而下名曰梁八尺日
徑訖高二十四丈而驟下云

之意由直視也却與匹夫按劍疾視不同
望之似木雞則神氣俱全矣此言守氣之
學借雞以孔子觀於吕梁懸水三十仞瀉
沫四十里鼃鼃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
丈夫遊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
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
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
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
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沮偕

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此段亦與前言操舟意同並流湏也故本然也孟子曰言性者故而已矣性命自然之理也齊者水之旋磨處也洄湧洄處也出入隨水上下也從水之道而不為私順而不逆之意生於陵則安於陵長於水則安於水皆隨其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性命三字無分別但如此作文耳若以梓慶削木為生長字強求意義則誤矣

孟子離婁篇下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註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迹翼齊與臍同左氏墜臍亦作水旋入也洄水滾出處也

鑊鑊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鑊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齋以靜心齋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齋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齋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其中然後成見鑊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

莊子內篇齊物論曰鑊鑊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鑊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齋以靜心齋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齋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齋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鑊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

扁海樂器形似夾鐘
 附樂器疏以事為之實之以
 鐘所以節樂也擊鼓必擊刑
 形如鼓今此註用以為節樂
 之類
 周禮考工記梓人為箛廉註
 樂器所懸橫曰箛植曰廉凡
 鐘磬者自箛廉寫鳥獸之形
 大鐘有力者以為鐘廉清聲
 無方者以為箛廉
 鐘磬者自箛廉寫鳥獸之形
 而沒箛廉又梓人為箛廉

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
 注家之說然鐘以金為之豈削木所能成
 愚按大觀類篇曰鐘鐘鼓之祖也是乃箛
 簞之類所以懸鐘鼓也箛簞之形為鳥為
 獸刻木為之極其精巧考一說中可見驚
 猶鬼神言精絕非入所能為也耗氣者氣
 不定也齊以靜其心而後定不懷爵祿不
 懷非譽忘其四肢謂純氣自守而外物不
 入也無公朝者亦不知有朝廷矣唯其如
 此故我之巧心專而外物之可以滑亂吾
 心者皆消釋而不留入山林觀天性觀木
 之性也木之形軀各自成象若見成者
 然後取而用之加乎取也我之自然合
 其物之自然故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
 日以天合天

御者巧不可有過之人

詩大叔于田執轡如組而駢
 如舞
 以象其德蓋之圓以象天
 其工指轉人之神也
 如帝日命各盡其職
 如帝日命各盡其職

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為文弗過也使
 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
 敗公密而不應少馬果敗而反公曰子何
 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六轡如織織而成文也御之巧如織然故
 曰文弗過鉤御馬而扣闔也鉤百而反言
 百轉也馬力竭而馳之不已已御者雖巧必
 敗人之自用又豈可過勞其神乎此一喻
 極為的切
 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
 不以心替故其靈臺一不桎
 到此又散
 數句倕為共

舜典帝曰疇若予工金曰垂
或帝曰俞咨垂汝共工誥共
語拱其職事正義曰工即百
二共工官稱
考工記轉人之職軫之方也
以象地也蓋之圓也以象天
也

權與物鉤而生衡
運生規

前漢律志志規圓生矩矩方生
繩繩直生準
○經曰所質是械也礎也

工故曰工無旋轉也以手旋轉畫而為圓
也言工無制器之時旋轉其手其圓使如
蓋然自中規矩考工記云蓋之圓以象天
也蓋乃至圓之物故取以為喻非謂其實
為蓋也如栗道子畫佛像圓光只一筆便
成遂入神品即此類也器圓不用規只以
手畫之其技入神矣指手指也指與物化
猶山谷論書法曰手不知筆筆不知手是
也手與物兩忘不留心即所謂官知
止神欲行也故曰不以心稽稽留也或曰
圓則中規何以曰矩殊不知圓之中自有
矩圓而不中中矩非圓矣今匠者削木為圓
必先取方使見規矩不相離之意所以曰
規圓生矩靈臺心也一純一也一不不不
礙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

絕不動外物業應之不著其事

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
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
安於帶若無物然故曰忘足忘要會猶造也
造道而至於適則內境純一而無所變雖與
物應接乎外而亦不知其所從事者矣始乎
適而未嘗不適者言久則佛與適亦忘之譬
如足初躡履見其恰好則知有屨之適者之
既久不復有初時見其恰好之意是忘適也
此以人之常情而喻乎道須自
體究便見得莊子盡物理處
有孫休者踵
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恪臨
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

詩音經詩也

○為而老子首生之章第五十一道
生之玄奧之長也蓋生之始也
之有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
不宰是謂玄德
偽之長生主

世賓於鄉里逐於州郡則胡罪乎天哉休惠
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
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茫然彷彿乎塵垢
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為而不恃長
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汗昭
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
而九竅無中道夭於龍首跛蹇而比於人
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

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
先生何為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生口之
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
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
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
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
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為
具大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

鄉音許兩切音亨應鼓耳也
鄉音許兩切音亨與亨同韻
會鄉音通作鄉食

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已養養鳥也
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
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教啓
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
鼙以車馬樂鷄以鍾鼓也彼又惡能無驚
乎哉宿於鄉里擯棄於鄉里也明汜自別於汚俗也節知驚思備身明汜言其有心求名以自異也若揚日月耀其名也彼固惑而來矣彼之來本自惑非先生惑之又何罪於我教啓小孔竅也言其所見之小也寡聞學之淺也其見本淺吾語之

太高彼安得不驚疑自惑乎此意蓋繼當時之學者以其所見者小而未知大道也食以委蛇言使之自得而食也委蛇自得也鳥養之喻已見至樂篇

外篇山水第二十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茂盛伐木者止其傍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

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
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
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
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
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夫累若夫乘
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與無言一龍一蛇
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
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

文選四十五東方朔答客難
云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
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為虎

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
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
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為則虧賢則謀不
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
其唯道德之鄉乎
見殺之說又自一意蓋言材與不材皆備
有形迹故未免於自累必至於善惡俱泯
無得而名斯為全其天也乘道德者順自
然也一龍一蛇猶東方朔曰用之則為虎
不用則為鼠也用捨隨時我無容心故無
錢亦無譽專為則有心矣無肯專為即無

煩我

不用則為真
左傳信年里竟對甲不消
癢者何以相與

心也上下進退也和順也量則也度也以
順自然為則或上或下皆可萬物之祖萬
物之始也此神農黃帝之所能故曰神農
黃帝之法則也萬物之情此私情也傳習
也人倫之傳人類之傳書也此以下數句
盡人情有谷則有離所謂世間無不散
筵席而有成則有毀言不有所廢君何以
與也露圭角者必至於自摧挫居人上者
必為人所指議有心於事為其名必虧人
之惡其成樂其敗者眾賢者於此將為全
身之計則必有計度思慮故曰賢則謀小
人患失無所不至則為奸為欺而已矣故
曰不肖則欺處乎世間事不由人何可自
必故曰胡可得而必哉悲夫者嘆世俗之
不美人事之無常危機之可畏也此語切
於人身故囑其弟子識之勿忘唯順乎自

翼云左傳云有能宜德
楚人也因為號也豐立大也正自
相歸草也謂相改王歸草也

然則可以自免故曰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
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

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鬼神尊

賢親而行之無復東離居然不免於患吾

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

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岩穴靜也夜行

晝居戒也雖飢渴蘆約猶且胥疏於江湖

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

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之災也今

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剗形去皮酒

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君然安然也於此用之有無因

而得患之意謂不應有憂患而不免於憂

患也隱約僻處也居於深僻之中雖有飢

渴出而未食於江湖之濱且避人而與

之相疏遠也昏相也此退之所謂俛而嚙

仰而四顧深居而簡出者也必皮自累言

有者有世於世皆能惹禍也此言甚切人

者方知之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其

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

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

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

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

無人之野無物之始也此又以建德之

風名之看此一段令人禮淨其源流在

此戰國之時南越未通中國故借其地以

為名初無它義知作而不知藏言耕作以

自食而無私蓄也未有禮義之名故曰不

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將行也猖狂

妄行從心所欲皆合乎道故曰蹈乎大方

與道相輔而行謂以慕道之心自相勉勵

而欲至於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

此國也

韓非卷二十送之賜師序云夫鳥倦而喙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己害也

夫鳥倦而喙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己害也

施物心在所在施也

未有禮義之先

曰猖狂韓子曰心不能束留得失之地謂之狂也猖又狂也

謂

樂

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侏無留
居以為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
誰與為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
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
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
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自崖而反
君自此遠矣無形侏不有其身也無留居不有其國也能辨此心則可以往故曰以為君車心無所未則無所不足故曰少費寡欲雖無糧而乃足涉江浮

傳燈十一 邈州香殿知閑禪師初參馮山不契辭去抵南陽觀忠國師遺跡遂止焉日因山中
中更除州木以瓦礫擊石作聲散失笑問廓然皆悟乃述偈曰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治動容
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無踪跡聲色外感儀諸方達道者盡言上上機

杜詩全集卷十八觀公孫大娘
娘弟子舞劍器行并序其序
末云昔者吳人張旭善草書
書帖數常於鄴縣見公孫大
娘舞西河劍器自此草書長
進豪蕩感激

編育福尔雅云急也今此本
作福者非也諸本作編

而望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只
是遊無窮三字如此敷衍送君者皆自崖
而返君自此遠矣此句最為深妙言道學
之人既悟之後向之所資以自悟者如人
之餞送登舟至於海崖皆已返歸矣擊竹
而悟捲簾而悟皆其送者也譬如見無形
而善草書始因劍而悟之既悟則劍劍
劍為送者矣讀書亦資送者也 故有人
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
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
道遊於太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
來觸舟雖有福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

上則呼張歛之二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
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
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已以
遊世其孰能害之有人者以我而役物也
見有於人我為物所役
也二者皆非自然之道也
物亦不為物所役故曰非非有人非見有
於人也大莫之國冲漠太虛之地即無人
野建德之國也以此結上章也語意既足
乃以譬喻繼之五舟兩舟相並也我舟方
行而為虛舟所觸舟既虛而無人故雖
觸我而不怒忽有一人而在虛舟之上則
必呼其人使之張歛之張撐開也歛歛退

歛許收善人縮鼻也
又歛氣也子舍也與翁同口歛呼含音歛也歛之口歛也田切收也取表也

也呼而不應至於三度則必呼罵之無一人
應也有人實也向也無人則不怒今也有
人則不能不怒人情然也此喻極佳蓋言
我若無心則與物自無忤遊於斯世而虛
其心又何患害之有既說一大段却把此
譬喻續便是文字首尾起結之法列子有
同此北宮奢為衛靈公歛以為鐘為壇
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
忠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
無敢設也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歸於朴何
乎其無識儻乎其息疑莽乎其送往

莊子卷六 四十七

禮記梁子道生一章第四十末
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

真語云設梁懸鐘上下各六
亦謂編鐘也

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彊梁隨
其曲傳附音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歛而毫毛
不挫而况有大塗者乎鐘先祭而後鑄故
日為壇三月而成鐘有架所以懸鐘也架
有兩層故曰上下縣此言編鐘也何術之
設者言用何術而此比之速一純一也循
自然之理終始純一而無所雜於其間故
日一之間無敢設猶言此間別者不得一
件也既彫既琢復歸於朴言去圭角而歸
於自然也侗乎無識之貌儻乎若無所疑
無容心之狀也或往或來無將無迎
藪乎藪乎草嵬然之意若無物之狀
勿禁往者勿止言順其自然而無迎無送

○物曰命數文切音分羽類
珠直所貝切音輕珠非飛舒蓬白

也強梁去而不順者曲傳回而附我我
皆隨之聽之任其如何也自窮者自至也
言或順或逆要終皆不求而自至故曰因
其自窮我雖賦歛而於人無一毫之傷故
曰毫毛不挫大塗者言此是順事坦
然而行但以無心處之故能速辦也孔子
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食太公任往吊
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
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
怠其為鳥也翛翛然而似無能引援而
飛追骨而棲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

不魚物不爭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并而依人亦不為果
外人卒不得人卒不得言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其自語之害如此出於前孫子休章
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若明且名
汗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不名無害
聞之首德主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隳功功於衆人所望故損
名成者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自語道名成者則皆名久
流而自語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自語
比於私不害於得者狂迹捐勢不為功名是故無責於不為人非

人人且無責焉至人不聞于何喜哉孔子欲立聞於世
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遊而見鳥
裘褐食枲粟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鳥遊而見鳥
獸不子思死乎言處此類死惡而况人乎之患難其心亦厭惡之
之燕也之燕也鴝鴝狹狹飛之貌也引援群飛也之患難其心亦厭惡之
迫脅而棲近人而為巢也進不為前退不之患難其心亦厭惡之
為後言其往來不爭也緒棄餘也取蠶而之患難其心亦厭惡之
食世所棄餘也不用不多也雖為行列而之患難其心亦厭惡之
不知鳥鴈為群之多各依人家外人亦不之患難其心亦厭惡之
善之直木非以聲名自慰之喻也大成之患難其心亦厭惡之
之人大道之士也自矜伐者必不能成功

○釋西木梓象呂切音序
又若阜斗殼可深阜也
類同類句會類早長切類字百類
數也也連也也說文類水厓也引
詩率土之濱俗作瀆者誤也今
水厓之字皆作瀆

食家如良人皆應帝上篇文

以功名自喜者終必自損隱皆自損也
還與眾人言退而與眾人同也順道而行
黯然而自悔故曰道而不可明所居之時雖
得行其志而不以聲名自高故曰居得行
而不名處不處不有之也純純常常也
比人於狂若無心也削迹相執不以功名為
意謂無迹而化也我不責人人亦忘我此
至人也至人則欲無聞於世子又何以名
為喜乎未後數語便與食豕如食人處
同借孔子之名以申其說此重言也
孔子問于桑康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
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
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康曰

假晉下邑也

若謂赤子可市則赤子之布
寡於千金若以千金之璧為
累則赤子之累多於金璧

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
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命與赤子之布寡
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
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
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
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
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
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

荀風氓詩小序曰氓刺時也
宣公之時禮義消亡風大
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
色衰復相棄皆或乃困而自
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
焉此詩之義山莊和買送來
賈頊真匪秋也期子無意
無謂子無意秋以為期

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
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
前其愛益加進音義我音本又作書子無挹於
子桑扈厚即戶也假人假

最佳天合者必常相收聚利合者必相棄
皆說盡人世情狀此語雖入之語孟亦得
無故以合則無故以離氓詩便可見也此
一句又是一個好條貫無挹於前者不掩
目前挹拜之禮而其相愛之意愈加進也
異日桑扈又曰舜之將死真冷禹曰汝戒
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

不禮為身外事物誘引我形也
實五會禮等持形則於外
不禮為身外事物誘引我形也
實五會禮等持形則於外

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

以待形固不待物冷音零曉也以真實之

緣因其自然之意率循其自然之意不離
與道為一也形我也文身外之物也不以
身外之物而待我故曰不求文以待形命
人冥客曰待客此待字之意也亦以身外
為文華則無所資於物矣故曰固不待物此
待字又是用之無暇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康
反若籍
係履而過

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儻邪莊子曰貧也

非儻也士有道德不能行儻也衣弊履穿

貧也非億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
夫騰猿乎其得柎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
王長其間雖弄逢蒙不能睥睨也及其得
柎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惴慄此
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
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
獲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微也夫
大
龜者也廉帶也正帶中結也係履履弊而
以素穿之也億病也攬把之也蔓纏繞之

○初牛 尤韻力求切集韻
稗然栗然也

也此兩字狀猿之在木自是不苟王長言
其志盛意得也如棘枳枸有利之木也振
動恐也不柔之上着簡加急字自是好醫
書有頭項強直之證是加急而不柔也以
之狀猿尤精神微也夫言以比干之
事比之則見其徵驗此三字亦奇
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
擊槁枝而歌焱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
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
於人之必頤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
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曰回無

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

存我

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槁木也

齊物篇所謂策杖是也以槁枝擊槁木故

曰有其具雖擊而無節奏故曰無其數無

者也犁然端之意廣已尊我也以尊我

之意而求之則所造者無畔岸故曰恐其

廣已而造大也以愛我之意而思之則必

至於哀傷故曰愛已而造哀也造音挫人

與天一也言在我者皆天理也今之歌者

非我也故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

疑也

飢渴寒暑窮極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

泄也言與之侔逝之謂也為人臣者不敢

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

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

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

其在外者也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

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鷓鴣目之所

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

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尔何謂無始

有推不去者故無受

君命臣

五言亦俱泄

天何不順乎

命何不順乎

命何不順乎

命何不順乎

命何不順乎

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

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

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

然體逝而終矣天損窮時也無受者氣而樂也人益者富貴之一也無

受者富貴而不淫也尋常之論則以處富

貴而不淫為易貧而樂為難莊子却如此

反說極有意味言天損之時事不由己雖

欲不受知之何而不受不容不安貧也故

曰易人益者如富之日至名位之日高且

增月益我欲辭而不能所以貴不期驕而

易乾卦文書繼軌軌與時偕行云九龍有晦與時偕行

晉書鄧攸傳云鄧侯稅

不空留謙令推鞋去

前漢書列傳三十六公孫賀

家子叔北地義渠人也賀祖

父昆耶景帝時為隴西太守武

帝時初賀引拜為丞相不受

自驕富不期後而自侈故曰無受難窮極窮塞也不行推不夫也運物運氣也泄發也運物之泄氣數之往來天也吾亦與之俱行亦與之俱泄故曰偕逝即所謂與時偕行與時偕極也君命其臣且不得違天之命人何可違乎此無受易之意四達謂意之所向無所窒礙也始用謂此意纔萌則事隨以集而無窒礙也並至而不窮交至而不已也我不求物之利而利自至故曰非已也爵祿皆自外而至時命使然故曰吾命其在外者也無功而祿君子耻之視之如盜竊吾雖欲不取之而有推不去者公孫賀拜相而哭非無受人益難乎鶴即意怠也不以給視者不足視也非其所宜處之地雖目有見亦以不足視而去之果實之落必懼而飛恐害已也故曰棄之

印綬頓首涕泣曰臣本邊鄙以駟馬騎射為官材誠不在宰相上與左右見實悲哀感動下泣曰扶起丞相實不肯起一過起去賀不得已拜出左右問其故實曰主上賢明臣不足以繼志負重責從是殆矣

孟子盡心下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未必得之也

而走其志雖畏避於人而乃與人相近而居故曰襲諸人間襲入也社稷祭祀之地雖無可畏亦無可取人自敬而存留之如燕在人家雖無益亦無害而人亦容之則亦無譏惡之者然既曰富貴矣安能無益而無害故曰難無始而非卒者言不知其始不知其終也萬物之變化更相禪代孰知其終孰知其始但居中以待之而已正中也謂處造化之中也何謂人與天一邪人者天所生故曰有人天也天亦造化為之故曰有天亦天也性者天命之性也此性字與生字同在人之性生而有者皆得於天豈人所得而預之聖人惟知人之所不能有所處之安然盡吾身而已孟子曰是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即是人

○躩步執彈而留之觀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林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指彈而反走

劉向說苑具王欲伐荆舍人蘇子諫之事符合

之不能在天性也晏然安然也安時而處順以終其身故曰體逝而終矣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觀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類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翫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觀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林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指彈而反走

虞人逐而辭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蘭且

從而問之夫子何為頃間甚不庭乎莊周

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

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

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穎遊於栗林

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戮吾所以不庭

也

執彈而留之將以取之也螳螂因蟻意在

林園紀章已圖之

禮記曲禮上云人竟而問林

美陽子司馬云陽朱也

一得而忘其形異鵲又利螳螂而忘其有

故有不逝不觀之狀螳螂與鵲異類而相

召也皆忘其形忘其真相累也虞人守園

者謠罵之也不庭不出其居之庭也守形

養生者也我為養生之學忽因逐鵲而忘

其身是以然而濫其理也濁不喻人欲也

清淵喻天理也夫子老子也入國問俗問

禁也故曰入其俗從其俗他人之器而我

誤入是違禁也以吾為戮言為虞人所辱

也此段蓋言物無大小有所逐者皆有所

迷此乃學者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

有妾二人其一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

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

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
 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持之
 行安往而不愛哉表者自美自誇也惡者自惡自矜自以爲不
 足也行賢而去自賢之行謂有賢者之德而無自矜之行則隨所往而人皆愛樂之此一節亦是受用親切處看此數篇或以外篇爲非莊子所撰果然乎哉

莊子肅齋口義卷之六



